

【读史札记】



（人生随想）

□孙葆元

中国文化把历史称作“春秋”。在汉语语境下，“春秋”就是历史的代名词。然而，“春秋”的直接解读就是时岁，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肯定知道春和秋到来之前都是有讯息的。严冬时节，冷得吸一口气都凉彻肺腑，突然有一丝清新的气息袭来，温馨着、甜香着，就知道春的脚步近了。同样，在汗流浹背的炎夏，滚滚热浪中突然袭过一阵微风，清清的、爽爽的，只感觉吹入肌肤，便知秋来了。

临秋时节，我喜欢到外边走一走，看熟透的庄稼，看卧在远处的青山，山中偶有几处红色的点子，那是秋枫红了。喜欢秋枫，春天它是浅绿的，随着青春的炽热慢慢变成深绿，绿到了极处，就在秋风里变红，红得那么灿烂。杜牧说，它红得像二月的鲜花。我做过对比，鲜花红出了娇艳，枫叶红出的是深沉。没有春风劲吹，没有夏雨肆虐，它红不出这种霜里的稳重。然而枫红是短暂的，一阵绚烂，它由红转黄，渐渐飘落，把枝头空出来留给来年的嫩芽。我们往往忽略春，我们对于春天的理解是在秋红里感知的。这就是我愿意在秋天出游的理由。站在秋天，回过头去便看到了春，春是我们的来路，脚步历历在目。人生也有四季，春二十年，夏三十年，秋三十年，冬呢？可能二十年，也可能三十年，走着瞧吧。我只能说，冬是储藏的季节，没有春秋的储备，冬只能是枯槁的季节。

就在秋的行走在中，我看到了街头的几块牌匾，那字不是从帖中幻化而来的，一看就知道是写熟了的自家体。再看落款，竟是我的发小、同学。这位同学先是下乡，后进入一家工厂，被命运眷顾，后来进了一所美术学院深造。这曾是我向往的人生跑道，却阴差阳错地在起跑线上退了下来。思绪不由从匾上回到春天。

1966年春天，我们提早结束了学习，准备中考。这时我被教导主任叫去，他对我说，艺术院校招生已经开始，我看你画画不错，你有没有报考的愿望？教导主任没有看错，全校的黑板报全是会绘制的，我是美术老师的爱徒，他理所当然地推荐我。我的父母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让我去“试一试”。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，什么叫“试一试”？后来才明白，当工程师的父亲并不想让我走艺术之路，“试一试”只是让我见识一下考场的阵势，他为我设计的“春之路”是理工大学，子承父业。

我报考的学校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。考试进行了两天半，速写、素描、图案设计、命题创作全考过了，最后半天是口试，别的考生几分钟即过，对我的口试进行了40分钟，从学业问到绘画，从绘画问到师承，最后主考老师说，考上了可不能不上的！在我的青春时代，理工至上，国家需要建设人才，画画算不得什么正经职业，所以父亲没看在眼里。当他听完我的“奏报”，脸上现出极复杂的表情，看不出沮丧还是高兴，只说了一句：你有可能被录取。艺考从来在大考之前，也就是说，我还有一次决定命运的大考，我不

春青不知秋，到秋知青春

敢怠慢，积极备考，准备最后的冲刺。就在这时，录取通知书来了，我考上了！

父亲拿着那通知书看了半天，最后说：当个画家也不错，徐悲鸿不也是画画的吗？不知他这句话是自我宽慰还是给我打气，他脸上的犹豫始终没有消散。母亲开始为我准备行囊，一切都是离家赴京的模样。话音还没落地，很快我接到第二份通知：考试作废，参加“运动”。当年我们还不懂沮丧，把书本一扔就去“批判”社会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春天草草而过，没有花朵，没有盛开。没有花朵的春，注定了秋的歉收。

人生是有季序的，有时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，而是被季序控制着长成一种模样。犹如播种，有的种子播在垄头，有的种子播在沟坎，有的种子就播在山地，按经济学解读，这叫地域经济。在以人为本的社会学中怎么解读呢？我不知道。春时学习是人生的播种，夏、秋漫长的社会实践是人生的成长期，到晚秋才有收获，冬季是盘点收获的季节。没有充分完成季序的塑造，人就是一棵木质松软的树，也飒飒临风，也亭亭玉立，可是担不起重任。人生如树，树的春秋是人生的写照。有一种树，春夏叶冠婆娑，秋天黄叶尽落，那一身枝干仍然伟岸。

我有一位季姓朋友，在那个春荒的年代中度过自己的青春，天生的知识营养不良，先是与大家一起上山下乡，抱怨命运多舛，归来后进入一家工厂，他努力工作，练得一手好技术，报答容他安身立命的工厂。改革的巨变犹如夏天的疾风骤雨，先是他所在企业的产品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，市场占有率日渐萎缩；再往后的大改制让他边缘化。他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挣扎，赖以糊口的产品丢了，手艺没有丢，便凭着一身技艺为十数家饭店做技术保全，从店面装修到灶台管道什么都干，以六十多岁的身子骨拼搏在施工现场。他的女儿心疼父亲，劝他别干了，够吃够喝就行了。我们也劝他，该颐养天年了，见好就收吧！可是他还是不停歇地劳作。但渐渐地，他失去了工作的机会，人家婉言谢绝他，不是嫌他活不好，而是担心老年工人万一出点工伤事故，人家担负不起。这位季兄很失落，脾气变得暴躁，无端地冲家人发火，成了家里的“火”神爷。他不知道就业也是市场，市场评价劳动者除了能力还有贡献，能力永远受到年龄的限制，他已经到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季节，再渴望着春天，也已经回不去了。这个时候人不是树，没有树的季节轮回。劝老季的人哪里知道，他老迈的心中也骚动着理想，他想买新房，钱不凑手，就玩命地打工。生活在社会中，人永远是比较着生活的，别人拥有的，他也想拥有。可是拥有的希望是春天种下的，春天没有盛开，秋天哪有丰稔？

站在秋天才能看清春天，其实每个人的春天都有不一样的写法，有觅得良机者就有错失良机的人，起步阶段，分分秒秒都不容错过。站在秋天看春天是回望，于是我们看到和风细雨的春，也看到早魃肆虐的春。每个人无论在怎样的气候下都贡献着春的拼搏，拼搏的时候谁都不曾想到秋，因此我说，对每个人的奉献都给予尊重。

□萧萧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人的《榴枝黄鸟图》。旧时月色的色调之上，饱满圆润的石榴因熟透而果皮爆裂，粒粒分明，一只柳莺闻香而来，气定神闲地街着小虫栖于榴枝之上。构图之中，黄鸟的羽毛经淡赭、黄色晕染后，近于“没骨”。石榴枝叶亦由墨绿变赭黄，有的枯萎，有的被虫蛀，赋色对比鲜明。格物致知的宋画画法，使得黄鸟生动的姿态与石榴天然的造型相映成趣，徒添“独立望南枝，山空人悄悄”的自然气质，令观者一时有遁入画中田园之感。清乾隆御题诗一首即为佐证：“榴子熟时莺转时，野虫街得集横枝。笑他自喜权供饱，忘却有人弹挟之。”

将目光从画中移开，念念不忘的是黄鸟身后的那两个石榴，一个硕大完整，一个绚烂明艳。其累累之姿，令人想起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里对“榴”字的解读：榴者瘤也，丹实垂垂如赘瘤也。

石榴原产波斯（今伊朗）一带，被张骞从西域引入中国，至今超过两千多年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记载：“汉张骞出使西域，得涂林安石榴种以归，故名安石榴。”东汉张衡的《南都赋》，其中有“栲枣若榴”，此时石榴的名字是“若榴”。而“石榴”一名最早出现

榴子熟时莺转时



在三国曹植的《弃妇诗》中：“石榴植前庭，绿叶摇缥青。”其实石榴的名字很多，丹若、山力叶、涂林、若榴目、金庞等皆为雅号。

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，认为它是多子多福的象征。晋朝潘岳在《河阳庭前安石榴赋》中说：“有嘉木曰安石榴者，天下之奇树，九州之名果也……丹葩结秀，朱实星悬。接翠萼于绿叶，冒红芽于丹顶。千房同膜，千子如一。”因此，民间婚嫁之时，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、露出浆果的石榴，意即榴生百子。《北齐书·魏收传》载：文宣帝带着一帮官员为侄儿安德王相亲。到女方家，女孩母亲宋氏亲自端着一个放着两只大石榴的果盘，恭恭敬敬地跪献到皇帝面前的案上。皇帝拿起石榴反复观看，问诸人，皆不知何意。此时皇太子的老师魏收说，石榴丰硕多子，荐献石榴是期望安德王多子多孙。皇帝听后大悦。

“雾縠作房珠作骨，水晶为粒玉为浆。”除了民间的吉

祥用意，石榴作为一种水果，最重要的还是食用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，石榴有甜、酸、苦三种。古人吃榴以甜榴为佳。据《酉阳杂俎》中说：“南诏石榴，子大，皮薄如藤纸，味绝于洛中，石榴甜者谓之天浆。”《本草衍义》中说：“又有一种，子白莹澈如水晶者，味亦甘，谓之水晶石榴。”《农桑通诀》中介绍了北方人吃石榴的一种习惯，说：“北人以榴子作汁，加蜜为饮浆，以代杯茗。”这应当说是用石榴做果子露代茶为饮料的古例。这部书中还介绍了储存鲜石榴的方法：“取其有棱角者，用熟汤微泡，置之新瓷瓶中，久而不损。”《群芳谱》中也介绍说：“选大者连枝摘下，安新瓦缸内，以纸十余重密封，盖之。”足见吃石榴之俗在民间是很有点影响的。另外，在《方輿胜览》中记载有的地方用石榴花做酒，也算得上地方特产了。

石榴做酒，在古代称为“榴花酒”“榴花樽”“榴花天酒”。有关资料显示，此酒是古人用酿枣酒的方法酿造而成的。古代果酒的酿制方法，主要有以下几种：一种是通过果子本身的糖分进行自然发酵法；另一种是在果汁里加酒曲，像酿制糯米酒那样的方法；还有一种就是将发酵后的酒入甑蒸馏，成为烧酒型的果酒。石榴汁发酵成酒后，不仅保持了石榴原汁的色香味，而且还保留了石榴的主要营养成分，得到人们的青睐和赞赏。南北朝时期登上皇帝宝座的梁简文帝对石榴酒情有独钟，他咏石榴的诗文中“玉案西王桃，蠡杯石榴酒”“樽中石榴酒，机上葡萄纹”等句，可见“石榴为媒，品之为酒”的别样深情。像梁简文帝一样爱石榴酒的还有杨贵妃。史载，杨贵妃不但爱吃石榴、赏石榴花，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，还特别爱喝石榴酒。爱到什么程度？几乎每餐都要喝上一点方尽兴。为此，宠爱杨贵妃的唐明皇在华清宫西绣岭、王母祠等地遍栽石榴供她观赏（华清池内五间厅下的那株石榴树相传为杨贵妃亲手所植），并责成专人为其酿造石榴美酒。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杨贵妃微醺花间，世上从此有了京剧名段《贵妃醉酒》。

石榴酒一路从盛唐风行到了宋。传说当年苏轼怀远之游，喝了不少石榴酒，酒酣耳热之余，豪情万丈，意气风发，面对着席间怀远当地达官贵人，慷慨激昂地写下了“风流意不尽，独自送残芳。色作裙腰染，名随酒盏狂”的诗句。

元代的水果有了加工业，比如以“果汁之液”加蜂蜜制成的蜜饯。另外还有以荔枝为原料制成的荔枝膏，也是起于此时。元朝人还尝试把晒干的水果加中药煮水，制成“石榴浆”“白眉汤”等饮品。

到了明清时代，石榴常入画。徐渭笔下的《榴实图》，寥寥一枝斜垂，熟透的石榴炸开口，露出颗颗饱满的籽实，边款自题诗曰：“山深熟石榴，向日笑开口。深山少人收，颗颗明珠走。”在这里，徐渭怀才不遇的心亦如这深山的石榴，安然地独自清欢。这当是石榴作为文人精神层面的“秀色可餐”了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